

守岁的温暖时光

王玉初

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,父亲都会把家里所有房间的灯点亮,并在客厅烧一盆旺火。年夜饭后,一家人围坐火盆,熬夜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。

小时候,我不明白守岁的意义。一家人围坐在火盆边,父母会给我们发压岁钱。压岁钱不多,但都是崭新的。母亲拿来花生、瓜子、红薯干、兰花豆,还有我特别爱吃的芝麻糖、糯米糖等,让我们尝个新鲜。可我因年夜饭吃得太饱,真的只能尝尝而已。吃饱了,加上火烤着,用不了多久,人就容易犯困。母亲不停地提醒我们要注意鞋,别靠火太近。大家撑了一会儿,但温暖的炭火催眠效果太好了,大姐和二姐时不时地往前面倾倒。母亲生怕有人跌到火盆里,便让姐姐们去睡了,而我依然兴奋。

火盆边,父亲给我讲了守岁的故

事。

父亲说,以前爷爷带着他一起守岁。每到除夕夜的子时,爷爷会带着他到村子里去转一圈,主要是为了防火——怕有人放爆竹的火星掉落到柴堆上引发火灾。同时,他们会去村前的路口看一看。有一年,他们在路口看到了一个人,拄着一根棍子慢慢地挪动。爷爷当时很纳闷:他是赶路回家过年的人,还是流浪汉,抑或是一个偷盗者?爷爷上前问了那个人,他是个中年男人,左脚有些瘸,像是受了伤,还背着一个破布包。

爷爷把那个人带回家,并拿出仍温在锅里的年夜饭。那个人吃了,还洗了把脸,并与爷爷一起坐在火盆边守岁。第二天,天还没完全亮透,那个人就走了,说是赶着回家。几个月后,家里来了人,并拿了很多礼物。来的人正是除夕夜与爷爷一起守岁

的过路人。后来才知道,那天他背的破布包里都是钱。他在外做生意,赚了些钱,回家的路上怕不安全,便扮成乞丐赶路回家过年。不巧,路上他被狗咬了,所以耽误了回家的行程。他十分感激爷爷在大年夜的关照,一起守岁。

我慢慢长大,父亲和我仍会在新年到来时去外面转一转,住往都是太平无事的。再后来,我看完春晚,刷着手机,早早地给朋友送去新年的祝福。这样的守岁,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儿。

其实,我们享受的这份幸福,并不是自然而来的,而是因为有人在我们负重前行——他们是守卫祖国边疆的军人,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生,是值守在工作岗位的所有人……正是因为他们的守护,我们的守岁才是太平的、幸福的。

大年初一饺子香

王国梁

过年的习俗丰富多彩,因地域不同千差万别。不过大年初一吃饺子,恐怕是全国统一的。有句俗语说,谁家过年不吃饺子?

我们小时候,进了腊月就盼着过年,每天掰着手指数呀算,终于要过年了。很多年里,大年初一早上都是一样的场景:我在鞭炮齐鸣中睁开睡眼,听到外屋父亲和母亲已经开始忙着煮饺子了。母亲冲父亲喊:“火烧大一点,怎么还不开锅?”父亲说:“不着急,今儿起得早。孩子们还没起床呢!”母亲说:“大年初一要吃五更饺,不起行吗?赶紧叫孩子们起来!”父亲冲里屋喊一句:“起床了!”

我们起床后,热腾腾的饺子已经端上餐桌。母亲招呼一声:“吃饺子喽!”大年初一早上有很多禁忌,比如不能说“完了”“没了”之类不好的词儿,母亲之前就嘱咐过我。饺子可真香啊,咬一口全是肉。我贪婪地吃着,很快一碗饺子下肚,我没心没肺地说:“妈,我碗里的饺子吃完了!”母亲赶紧连“呸”三下,我这才想起过年禁忌,于是赶紧改口:“妈,再来碗饺子,香喷喷的饺子!”母亲听了我的话,满意地笑起来。

饺子吃了不少,我渐渐饱了。母亲说:“再多吃点,那只带硬币的饺子还没出来呢,不知今年谁会吃到,谁吃谁就是最有福气的人!”母亲这话很有激励作用,我赶紧接着吃饺子。可是,依然没有吃到带硬币的饺子。正当我满怀期待准备吃下一个时,姐姐大喊一声:“我吃到带硬币的饺子啦!”我放下饺子,拍拍滚圆的肚子说:“妈,我吃了这么多,都没吃到带硬币的饺子。明年你多放几个硬币,谁都有份儿才行!”

第二年,母亲果然听了我的意见,包了5只放硬币的饺子。我家五口人,正好一人一个,一家人都有福气才好呢。谁知吃饺子的时候,姐姐吃到了两只带硬币的饺子,父亲吃到了三只带硬币的饺子。我、哥哥和母亲竟然一只都没吃到。那时我觉得,人生的确有运气这回事,有的人运气爆棚,有的人总是背运连连,这种事人无法左右。母亲见“好运硬币”分配不均,便说:“算了,明年还是放一枚硬币吧,谁吃到就是家里最有福气的人。”

我这个人运气一直不大好,过年很少吃到代表福气的“硬币饺子”。我高考那年,过年时很意外地吃到了“好运饺子”。母亲开心地说:“这是好兆头,今年你肯定能考上大学!”我受到了这样的心理暗示,高三后半学期越来越有学习状态,最终高考得胜,顺利考上了大学。多年后,我才知道那年母亲把“好运饺子”做了记号,故意让我吃到的。那件事让我明白,其实所谓的好运,有时并非外界带给你的,而是在你的心里,只要你努力向上,便会真的与好运相遇。

后来我在城里工作、安家,但是每年过年,我都要回老家陪父母一起过。我喜欢大年初一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饺子的场景,那种温馨的场面,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的记忆中。如今,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过年时母亲会包各种馅的饺子,但在饺子里放硬币的习俗一直没变。

大年初一的饺子里,有香香的味道,还有太多温暖的记忆。



背着弟弟看春晚

马晓炜

现在过年看央视春晚,对我们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了,而在20世纪80年代,对不少人而言,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

记得,那年我10岁、弟弟6岁,虽然央视春晚已连续举办了4届,但由于村里没有通电,我们从没看过,期盼新年看春晚,成了我们最大的心愿。机会终于来了,邻村养兔专业户张大伯,年前买了电视,大年三十晚上,他家放春晚。得知消息,我们欢呼雀跃,天刚擦黑就催促母亲赶紧下饺子,填饱肚子好早点出发。

知子莫如母。母亲端上热腾腾的饺子后,又在我们口袋里塞了些花生和瓜子,反复嘱咐我们注意这注意那,好像出远门一样。

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饺子,迎着凛冽的寒风,深一脚浅一脚沿着雪后泥泞的道路出发了。当气喘吁吁步入村子,老远听到电视的声音,弟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,径直往前冲。我们满头是汗到了张大伯家,只见一台黑白电视机摆在高高的桌子上,电视机前早已围满了人,有人踮着脚伸着脖子观看,也有人站在凳子上,噙着瓜子眺望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挤到前面的位置。看着屏幕上晃动的人影,弟弟新奇地瞪大眼睛盯着电视一动不动。

记忆犹新的是,那届春晚伴着悠扬欢快的旋律,央视大楼由远及近进入观众视野,随后两扇气派的大门徐徐打开,“春节联欢晚会”几个金色大字在如潮的掌声和欢呼中“闪亮”登场。一个个雅俗共赏的节目,让我们时而捧腹大笑、时而拍手叫好。整场晚会美轮美奂、欢声笑语不断,有至今还广为传颂的歌曲《血染的风采》《故乡的云》和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等,也有令人笑得前仰后合的相声《虎口遐想》《五官争功》,以及游本昌等人表演的戏曲小品《孙二娘开店》等等。

冰天雪地站在院子里看电视,本以为没多少人能坚持下来,谁知一个晚上,大伙如同忘记了寒冷,热情高涨地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,看得津津有味,兴趣盎然,唯恐多眨一下眼睛,会漏掉一个节目。晚会在主持人铿锵有力的祝福声中落下帷幕,可大伙还长时时间地沉浸在无限的回味之中。

走出院子,借着此起彼伏烟花爆竹的亮光,我和弟弟行走在漆黑的夜色里,此时的路面已结了冰。刚开始我和弟弟聊得热火朝天,哪知过了不一会儿,弟弟说他走不动了。这时我想起,从傍晚离家到现在,我们没有坐下休息过,一直靠两条腿支撑着。我拼命拉着弟弟往前走,可我越是用力,弟弟越是寸步难行。我气得直跺脚,但又无可奈何,只好蹲下身子背起他前行。

不知为何,原本瘦弱的弟弟突然变得笨重了许多,我吃力地走上一段路,累得头晕眼花。弟弟像睡着了似的,趴在我的背上不动,无论如何叫他,他依然无动于衷。一路上,我不知流了多少汗,费了多少劲,总算狼狈不堪回到了家,见到父母,我委屈得泪流满面……

那个正月,当人们得知我带着弟弟看了春晚,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,催促我们赶紧说说。弟弟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节目,却忘记说春晚路上的回事。



欢庆佳节 剪纸 (杨留锁)

“共享”新衣

刘平

共享单车、共享充电是这些年才兴起的事,可我,早在儿时过年时,就共享了一回新衣。

那年我上五年级,平时很难有机会穿新衣。父母节俭惯了,一件新衣都是“新老大,旧老二,缝缝补补破老三”。我是老二,当然只穿得旧衣服。哥哥穿不下的,奶奶略微改一改,给我穿。穿着这样看不出性别的衣服出门,隔壁的老奶奶经常问我:“你是男孩还是女孩?”我只好涨红了脸跑开,但老奶奶“嘎嘎”的笑声总不肯放过我的耳朵。

我以为这辈子只有梦里才会有新衣,谁知那年过年前,我竟得到了一件新衣!那件新衣让我一生也忘不了!

那天下午,夕阳刚刚落山,父亲就从镇上回来了,他小心翼翼地 from 黄挎包里掏出一个蓝底印花的小包袱,又轻轻揭开包袱皮,捧出一件浅粉色的棉衣,那种梦幻般的色彩让整个房间都亮起来。

“啊!”我发出一声轻叹,“新衣服!是给我的吗?”
“是的,你姑姑寄给你的。”父亲边微笑着点头,边展开这片梦幻般的粉嫩色。这衣服太美了,至少在此之前,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衣服:浅粉的衣领折叠出精致的荷叶边,门襟竖排着五颗金豆子一样的扣子,左胸

前刺绣出几朵嫩黄的腊梅花,袖口镶嵌着乳白的花边。我捧过衣服,脸贴上去,闭上眼睛,想象自己变成公主的模样。

“留着过年穿。”父亲补上一句。
“好!”我高兴地蹦了起来,得意地瞅着小伙伴英子一眼,冲进房间,打开衣柜,郑重地收藏了起来。英子没了爸爸,全靠妈妈一双手养家,英子自然也没新衣服穿。

我自此天天盼新年。新年到了,我就第一个穿上新衣,冲到小朋友面前,显摆显摆,特别是让那个经常嘲笑我的老奶奶看看。

随后,我又被划龙船排练吸引了,英子是全村最漂亮的姑娘,被选来当船娘。现在她就站在纸扎的龙船里,穿着一件缝补到几乎看不出底色的小灰袄,双手端着龙船,时而旋转,时而驻足,精彩的表演赢来阵阵掌声。

就在我的眼睛跟着英子转时,大家的议论声飘入我的耳朵:

“英子演得真好,可惜一件新衣服也没有。”

“她家就这家境,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。”

“嗨,她娘还指望英子靠这挣钱瓜俩枣呢。”

“新衣?我有呀。”我立刻想到了我的新衣,要是英子穿上它划龙船,

一定更漂亮,也许能获得更多的赏金。我想立即跑回家,把衣服送给英子。但转念一想,新衣服送给英子,我穿什么呢?要是隔壁老奶奶看到我过年也穿旧衣服,她还不得笑破肚皮?犹豫片刻,我终究打消了念头。

第二天放学,我看见英子妈妈从我家出来,随后我妈夹着个小包袱匆匆出门,就连我跟她打招呼都没听见。她们干什么,我也懒得问,反正也不会告诉我。

睡觉前,我照例又去欣赏我的新衣,打开衣柜,呀!新衣呢?我愣了一下,脑海前闪现出下午的一幕,一定是我妈把它送给英子了!

我马上去质问妈妈,妈妈笑着说:“是给英子了,英子更需要它。”

豆大的泪水从我脸上流下来,我大喊着:“凭什么呀,给她了,我穿什么?”

妈妈擦干我的泪水说:“是借给她,正月初一到初四归你穿,初五开始划龙船了再借给英子。”

哦,是借,不是送。我也想帮英子,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?我被逼为笑。

那年过年,我与英子共享了这件新衣。后来我从书中读到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”这句话时,总会心一笑,原来互助共享是留存在我们中华儿女血脉中的古老基因。